

# 市政养护队员： 踩着170℃沥青施工，却最怕有风吹来

□ 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刘阳

炎炎夏日，大家最期待遇上的想必是一阵送来片刻清凉的风。“但我们最怕的东西里，就有风。”说话时，唐德根和同事们刚刚忙完一轮沥青摊铺。他是天元区城管局市政部门养护中心的一页，170℃的沥青摊铺到路面的过程中，若是有风刮来，哪怕只是轻轻一缕，都会化为热浪，往眼缝、鼻孔里钻，无处可躲。上周六早上8点，唐德根和同事们就在一阵阵突如其来风中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

▲一轮沥青摊铺作业下来，唐德根的鞋底上满是凝固的沥青。记者 伍靖雯 摄

▶唐德根踩着沥青施工。记者 伍靖雯 摄



## “做油”并非仅是体力活

这天，他们干活的地点位于市民中心附近，一处新修面积200平方米的路面，需要铺成柏油路。行话里，摊铺沥青叫“做油”。这并非仅仅是体力活，除了手力，更要看眼力。

比如，要保证最后压实的路面平整，在前期铺沥青时，就要结合油砂的粗细、油温和气温等因素，考虑撒多少沥青料才能铺匀；比如最终成型的柏油路要有4公分厚，这天气一般得铺5公分厚的油砂。

他们一般选择路侧石或者并盖当水平线，当天也是如此。但第一轮放料才开始3分钟，唐德根喊了停，“太热了，中间站不得人，路会摊不匀。”

为了将路面铺平，铲子力所不及的中间区域，人得踩着沥青铺料，有时再厚的鞋底也防不住脚被烫出水泡。

唐德根想了一会，拿了把铲子，在刚摊铺的道路中间推开一条可供单人走的小径，人就能站进去把周边的料铺平，退出时再把沥青料往中间回填。

最终，这个办法成功了。

## 与风的较量

实际上，在此前一天，他们已经在这里顶了一天烈日，把路基清理平整。相比“做油”，大家都觉得这算是个“轻松活”。

上午11点，室外气温35℃，附近找不到遮阳的地方，记者的头上开始冒汗。幸好，不时有风吹过，送来片刻清凉。

但对于唐德根等人来说，风却比烈日更折磨人。沥青混凝土温度高达170℃，为了铺匀，大家铲料送料都会俯身弯腰。

风来得猝不及防。恰好在唐德根弯腰低头时，一阵风吹过沥青化成热流，卷起一阵白色烟雾，往他的眼睛、鼻孔里钻。刺鼻的气味随着热流冲向大家，记者站在最外侧也无处可躲。

这样被“虐”了几回，不少人有了经验，弯腰时一定要憋气。

结果，汗出得更猛了。大家的汗水滴在沥青上，发出“吡吡”的声音。虽然每个人都戴着帽子，穿着长衣长裤，但他们的脸还是通红的。实在受不了汗水老往眼睛处汇聚，唐德根索性把草帽取了，让汗流得更顺畅些。

## 往“水深火热”里去

闻着沥青味“烤”了一上午，午餐时，大家明显都没什么胃口。但想到下午还要赶工，唐德根硬是在肚子里多吞了两大碗稀饭。

“做油”的特殊性决定了天气越热越适合开工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道路质量。所以对于市政养护队员来说，头顶烈日工作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从上个月中旬开始，这种平日无休、周末加班的状态，几乎没变过。“前阵子暴雨，很多路面被水浸泡出现坑洞，必须趁坑洞没扩大前修补。”唐德根说，今年上半年的雨水太多，所以市政养护的任务格外重。

但实际上，即便是暴雨期间，唐德根也

没有休息，而是在三门锁守了9天，负责抽水排涝。

养护中心可以说是市政部门里任务最繁杂的部门。他们需要承担道路、排水管网的养护和修缮，所以他们常称自己的工作是在“水深火热”里去。

除了日常工作，与此相关的热线求助，基本也会转到他们这来。“前阵子还接了个热线派单，一位老人家里的下水管道堵了，要我们上门帮她疏通。”唐德根说，这虽然不是他们能管的，但他们还是上门帮老人检查并联系了专业疏通人员。而一些无物管小区出现下水堵塞等状况，居民打热线向他们求助的，也就更多了。

## 儿子的作文让他欣慰

盼着能早点把活干完，下午2点半，大家决定提前半小时开工。一直忙活到晚上6点半，200平方米的柏油路总算是铺好了，每个人带的1升规格的水瓶也都空了。

此时太阳还没落山，唐德根的衣服上原本一道道盐分凝结的“白圈”，被汗水打湿后又看不见了，只是他的肤色看上去比早上更黑了。今年40岁的他，1997年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，曾在河南服役12年。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他们连队立即驰援四川，在那里的3个月，不仅要负责恢复通信，还要随时注意头顶上可能掉下来的巨石。这段经历让他觉得，如今的工作不算苦、不算累。

唯一让唐德根有些遗憾的，是对家庭照顾不够。当初，正是因为儿子大了，即便指导员再三挽留，他还是决定退役回家。但进入城管系统，各种加班、应急工作是常态。

## 新闻背景

### 摊铺沥青，仍需人工完成

初步统计，目前城区市政养护部门共有150多名一线队员，他们承担着城区道路、排水、桥梁涵洞和地下通道的养护维修工作。其中，天元区市政部门负责辖区总面积约

妻子曾和他闹过脾气，毕竟作为父亲，他太少陪伴孩子。

有一次，儿子上完兴趣班回家已是晚上6点半，但唐德根急着加班，只说让儿子自己搞定晚饭，但究竟怎么搞定也没说明白。不知情的妻子下班回家，才发现孩子一整晚都饿着肚子。

让唐德根欣慰的是，如今已14岁的儿子比他想象中更懂事，不仅学会了自己洗衣、做饭，还在题为《我的父亲》的作文中写道，“爸爸在单位忙着做事，回来也忙着帮妈妈做事，太辛苦了……”

“他妈妈还为此‘吃醋’了。”唐德根说，他一直希望带儿子来体验市政养护队员的工作，原本计划就安排在这个暑假，结果被儿子拒绝了。“他怕晒得和我一样黑，但不晒黑点怎么当男子汉，不管怎样，明年都必须让他来。”



## 轻罗小扇摇清风

□ 钟芳

朋友从丽江回来，带给我一把绢丝小扇。扇面上，一位彩绘仕女坐在爬满藤萝叶蔓的临水阁楼上，倚阑望月，一柄轻盈的团扇半遮着容颜，眉间紧蹙，犹惹人怜，与串串如瓔似珞的紫色花穗，辉映成一幅清绝的画卷。我入手摇来，清风习习，凉意阵阵，让人顿生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”的遐想。

坐在流水的光阴里，深闺中的女子，挥舞着轻罗小扇，扑花中蝴蝶，捉月下流萤，那份曼妙婀娜，欲语还休的女儿娇态令人不由怜惜。抚过花影，纤指素扇，盈盈一握，眉目间传情，投足间生意，轻轻的，缓缓的，如凉风从远古飘来直入心扉。

扇子，古人称之为“凉友”，当盛夏酷暑，汗流浹背之时，扇儿轻轻一摇，便有微风扑面，使人心旷神怡。我喜欢小扇摇出的清风，轻柔地带来宁静和舒适的味道。记得小时候，家里还没有空调和电扇，每到炎炎夏日，母亲就会到集市购买几把蒲扇，蒲扇的颜色淡黄，贴近扇面闻一闻，有一股子的幽幽植物芳香。新扇买回后，巧手的母亲找来细长的花布条，在蒲扇边沿缝上美丽的花边，既增添了风韵，又延长了扇子的使用寿命。每一个烦躁难熬的夏天，扇子成为我们最好的伴侣，为一家人散热祛暑，带来清爽怡人的清凉和愉悦。

蒲扇的夏夜是温馨的。那时，吃过晚饭后，如水月光泻下，整个村庄像披上一层薄薄的纱巾，闪烁着如同梦幻一般的光芒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集聚在院门外乘凉，大人们一边手摇着蒲扇，一边话着家常；孩子们嬉戏打闹，捉迷藏、拍萤火虫……朗朗的笑声，回荡在月色里，惊醒了树上的小鸟，喳喳一声，扑楞楞地飞向另一棵树。玩累了，疯够了，我们就躺在竹床上纳凉。这时，母亲总是轻轻摇着蒲扇，不停在我身侧扇啊扇的，送来的阵阵凉爽不仅平息了心头的燥热，也赶走了蚊虫。仰望蓝天，星空浩瀚，明月皎皎，蛙鸣虫唱，听着母亲又讲起嫦娥奔月、牛郎织女、白蛇许仙等美丽古老的故事，渐渐睡意朦胧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白天的喧嚣、燥热，融入清风明月中，一切回归到沉静恬然。

在扇子摇来的清风中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炎夏。随着年龄的慢慢增大，接触的扇子种类越来越多，有竹扇、羽扇、团扇、牙扇、背扇、蒲扇、葵扇、草扇、纸扇、檀香扇……但让我最喜爱的是扇面艺术。父亲爱听京剧，他常拿一把上面有字画的折扇，开合之间，人物景象、诗词墨宝呼之欲出，气韵灵动，意境高雅，给当时的我们带来无限的生活情趣和快乐。如三国英豪中的孔明和周瑜，两把羽扇，珠联璧合，轻摇慢摆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红楼裙钗中的俏宝钗手持团扇，扑蝶戏耍，勇晴雯撕扇子千金一笑。水浒好汉中的李逵手持二尺长大折扇，粗犷豪爽。西游记中的孙大圣三借芭蕉扇，扇灭火焰山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咯血化为点点桃花……每一把扇子都风情万种，阅尽天下事；每一把扇子睿智聪慧，体悟人间情。

蒲扇摇来清凉夏，岁月留香。时至今日，随着空调、电扇的普及，扇子逐渐淡出人们的视角，但每当走在酷热的夏日，阵阵热风扑面而来时，我仍怀念那一柄柄留下温馨亲情回忆的扇子，小扇微风，像饮清冽可口的甘泉，轻轻涤去烦忧的尘埃，岁月静好，那一刻的凉适与惬意，是属于慢下来的好时光，在我心中成为深深的眷恋。

## 葡萄架下的爱情

□ 耿艳菊

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是堂姐讲给我听的，她比我大十二岁。

那是一个静谧的夏日夜晚，月儿弯弯，星光晶亮。我们俩抱膝坐在堂姐家的房顶上，她幽幽地向我讲起那个神话故事。我糊里糊涂地听着，她却讲得如痴如醉。院子里的一架葡萄正长势蓬勃，一嘟噜一嘟噜地垂挂着，影影绰绰。旁边还有一片茉莉花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，整个夜色都被染香了。

突然，堂姐指着天空中最亮的两颗星，兴奋地说，那就是牛郎织女呀，他们就要见面了。

几天后，就到了乞巧节。那时候只知道，在那天会有很多好吃的。晚上，大人们在院子里放张桌子，置上瓜果，焚香跪拜后，就会把东西分给孩子吃。大家似乎都很开心，只有堂姐若有所思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夜深了，竟下起雨来了。而堂姐却固执地待在葡萄架下，不肯回屋。任大娘如何训斥，她都默不作声。

那时的堂姐十九岁，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工厂上班。暑假无事，我常常跟着堂姐去玩。厂子里有一个大哥哥，朴实厚道。每次看到我，总会从兜里拿出糖块塞给我。而堂姐看到他，总是一脸羞涩。

不多久，大哥哥家便托了人来提亲。一年后，他们在一片祝福声中成了家，大哥哥成了我们的姐夫。最初的几年，两人一起上班，下班，幸福甜蜜，让人欣羡。

后来，工厂效益不好，停了，两人也就一起失业了。随之摆在面前的便是严峻的生存问题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。当时，出外务工之风刚刚盛行，姐夫便跟着出去了。从此，他们便聚少离多，像牛郎织女一样，生生地被分隔两端。他们的天河是生活。

堂姐独自在家带着两个孩子，种着几亩田，也着实辛苦。她还在自家的小院里种了一架葡萄，夏日的晚上，常常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呆。

而每年的七夕，姐夫无论多忙，必然回来与她团聚。这时的堂姐，喜气盈盈，做几个精致的小菜，摆在葡萄架下。两人就着淡淡的星光，三杯两盏淡酒，静静地聊天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已知晓了七夕相会时葡萄架下听私语的传说，也懂得了她的固执；那是每个女孩子对美好爱情的祈盼。

如今，他们的心愿很简单，过两年，孩子学业完成了，姐夫就告老还乡，不再做人间的“牛郎织女”。田里养花，庭前种葡萄。牵着手，享受后半生的慢时光，在葡萄架下幸福地老去。

## 染白发

□ 司文

唉，才四十五岁，就满头华发了，看上去糟里糟蹋的，一点儿也不精神。我来到理发店，让理发师给我染黑发。

坐在焗油罩下，我正眯着眼睛休息，忽然听到有人交谈。“您这次剪发还是染发？”理发师问。

“不剪，光荣！”女顾客回答。

“您只有几根白头发，不用染黑，给您焗营养油吧？”理发师说。

“不，我不是染黑，是染白，染全白！”女顾客平静地说。理发师问：“您看上去也就四十出头，干嘛要染全白？”

“我已经五十多了，老人要有老人的样子！”女顾客笑着说，“我不想坐公交总给人让座。”理发师也笑了：“您染白发，不会是为了坐公交让别人给您让座吧？”

“你尽管按我的要求染吧，别问太多。”

我从镜子里看到这位女顾客，额头饱满，面容光洁，看不到皱纹，也看不到眼袋，看上去最多四十岁。

但一头白发染出来，人立马就显老了。现在的女人都爱俏，爱年轻，怎么她偏偏要把自己整老呢？

我本来已经染完发了，故意磨蹭了一会儿，与女顾客一起出了理发店门。我轻声问女顾客：“大姐，我想问问，您到底为啥要染白发呀！”

“儿子要回来了！”女顾客笑得有点无奈，“他读了大学读硕士，读了硕士读博士，现在都二十九了，又想出国，他不想结婚，也不想工作，以为我年轻就有能力供养他，我要让他看到我白发苍苍了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女顾客说，